



宁波方言的指示词

胡 方

提要 本文对吴语宁波方言的指示词做一个初步的形式与功能描写: 词根与语源、基本的语义、句法特点。宁波方言的指示词看似二分, “堂”表近指, “该”表远指,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本文试图论证, “该”是宁波方言首先出现的指示功能词, 是不区分远近的中性指示词; 远近区别是后起的, 因此, “堂”在形式与功能上更受限制。

关键词 指示词 近指 远指 中性指示

Demonstratives in the Ningbo Dialect

HU Fang

Abstract Demonstratives are universal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as they serve to coordinate the interlocutors' joint attention,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functions in language (Diessel 2006). Demonstratives are usually distance-marked, and make at least a two-way distinction between proximal and distal expressions in terms of the deictic center (Lü 1990; Diessel 1999). However, there are reports that demonstratives could be distance-neutral in a few languages (Diessel 1999; Chen 2007). This paper describes demonstratives in Ningbo, a Wu dialect,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proximal demonstratives of d-/t-series are a late development, while the k-series demonstratives in Ningbo are distance-neutral.

It seems that demonstratives in Ningbo distinguish in proximal versus distal expressions by using a d-/t-series versus a k-series items.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k-series demonstratives are actually distance-neutral, and they have a distal reading only when they are pragmatically focused and/or co-occur with their d-/t-series counterparts. It is argued that the neutral, i.e. k-series demonstratives, which emerged from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lassifier *ge* 个, are fundamental forms, whereas the proximal, i.e. d-/t-series demonstratives are late developments from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location-related expressions. Therefore, the proximal demonstratives are more restricted both in form and in function than natural demonstratives in Ningbo. For instance, [kiŋ⁵] can be used as demonstrative pronoun 'this/that', but [d⁵²²] cannot. Rather, [d⁵²²] have to co-occur with a classifier/quantifier.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demonstratives in Ningbo and concludes that the demonstratives show a proximal versus neutral, rather than a proximal versus distal distinction in Ningbo.

Keywords demonstratives, proximal, distal, neutral



1. 引言

Diessel(1999)的研究指出,指示词(demonstratives)在世界语言中是普遍的,因为其涉及言语交际中的关注共享(joint attention),是人类语言所特有的(Diessel 2006)。Diessel(1999)还进一步明确指出,指示词至少区分远近;即使在少数语言中,指示代词、指示限定词、指示标识词(demonstrative identifiers)不区分远近,那么,指示副词一定区分远近。

汉语及方言中的指示词通常也区分远近(吕叔湘 1990)。研究文献也颇为丰富,不仅包括普通话、方言,也涉及少数民族语言,内容上既讨论指示词本体的句法、语义、语用等诸方面,也探究指示词的来源及演变(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9;储泽祥、邓云华 2003;陈玉洁 2007)。

本文对吴语宁波方言的指示词做一个初步的形式与功能描写:词根与语源、基本的语义、句法特点。宁波方言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例如汤珍珠等(1998)的词典、阮桂君(2009)的语法专著,但对指示词的研究却并不深入,散见于相关吴语指示词的讨论中(潘悟云、陶寰 1999;刘丹青 2003;陈玉洁 2011;盛益民 2011)。

宁波方言的指示词看似二分,“堂”表近指,“该”表远指,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简单。首先,“堂”不能单独做指示代词,需要和量词合用。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该”并不是典型的远指:与“堂”对举时,“该”确实倾向于表远指,但是在单用时,“该”并不区分远近。本文试图论证,“该”是宁波方言首先出现的指示功能词,是不区分远近的中性指示词(关于中性指示词的讨论,参见陈玉洁 2011);远近区别是后起的,因此,“堂”在形式与功能上更受限制。从词源上看,“该”来源于量词“个”的历史演变,而“堂”就比较复杂,可能来源于表处所的名词“屋堂”的语法化,但也不能排除其他来源。

2. 词根与语源

宁波方言有不区分远近的中性指示词和近指指示词。中性指示词词根为[k-]声母,文献中常常写作音义相近的“该”字,本文简称“该类”;近指指示词词根为[d-]/[t-]声母,常常写作“堂”字,本文简称“堂类”。

Diessel(2006)认为无论从个体发生学(ontogeny)还是系统发生学(phylogeny)上,指示功能在世界所有语言中都普遍存在,是起源最早的语法化范畴之一,因此,指示词的词根语源往往不可考。在这点上,吴语相对幸运,很多学者认为[k-]“该”类指示词来源于个体量词“个”,虽然在不同的方言中,“该”类也可能表近指(潘悟云、陶寰 1999)。

[d-]“堂”类指示词则有待考证,潘悟云、陶寰(1999)、刘丹青(2003)均写作“荡”,无论是北部吴语还是南部吴语,都有用此类语素表处所的用法。我

们这里写作“堂”，从词源上看，处所义来自于“屋堂”的词汇化，即：[oʔ⁵ d⁵]²²屋堂家里 > [u⁴⁴ d⁵]²²屋堂地方，表“地方”义的“屋堂”进一步语法化为表近指的“堂”。宁波话的复杂之处在于，表近指的“堂”不能单用（详见下文“句法”），而单用的“堂”是“堂眼”的缩略，是“这儿”的意思，也就是说，表地点的指示短语词汇化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写作“荡”“户荡”“屋荡”，还是“堂”“屋堂”，都有表处所的意思，但是本字是否是“堂”，从宁波方言看，音韵、意义都是合的，跨方言比较的话，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另一种思路是，本字存疑，[d-]“堂”类指示词中的鼻音来自小称，即儿化。“儿”在吴语中白读为软腭鼻音，现今的一些南部吴语中还普遍存在着鼻尾韵儿化现象（方松熹 1993；曹志耘 2001）；即使在宁波方言中，也有残留，比如：“七角屋”[tɕ^hiʔ⁵ koʔ⁵ oʔ⁵]是传统“大宅”，而“五角屋儿”[ŋ¹³ koʔ⁵ oŋ⁴⁴]则是传统“小屋”，比大宅简陋许多。因此，宁波方言的近指指示词“堂”有可能来自于[d-]声母本字的儿化（刘丹青论述绍兴话“来东（刘写作‘垵’）”时有类似看法，见刘丹青 2003:259）。

盛益民（2015:132）提供了另一个新的解释，认为宁波方言中表近指的“堂”（文中写作“荡”）来自原来的指示成分脱落。虽然从宁波方言的共时系统中暂时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盛益民（2015）根据相关吴方言材料的类型学比较，认为指示词与处所成分，甚至其他本体成分之间存在着一种演变关系（文中称之为“演化圈”），在逻辑上是合理的。

就本文所讨论的宁波方言而言，“*该堂”[kiʔ⁵ d⁵]²²并不是一个合语法的 NP，因为“堂”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名词（详见下文3.2）。尤其复杂的是，宁波方言倒是可以说[kaʔ⁵⁻⁰ d⁵]²²，表示“这里”的意思，从来源上看，应该是“该堂”的词汇化形式。但问题是，即使承认[kaʔ⁵⁻⁰ d⁵]²²是“该堂”的固化形式，它也不能用作近指指示词；也就是说，在 NP 或词汇化的 N“该堂” > *近指指示词“该堂” > 近指指示词“堂”这个演变链条中，中间环节还只是一个假设，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另一个问题，即使这个演变能被证实，也还是需要进一步解释“堂”/“荡”的语源是什么？最有可能的便是“地方”的合音，至少就宁波方言而言，音义俱合。

3. 句法、语义

Diessel（1999）将指示词的语义分为指示特征和性质特征。指示词的指示特征涉及地点或空间指称，具体包括距离、可见性、高低维度（elevation）、地理标度、运动标度等。宁波方言的指示词并没有在这么多维度上区分指示特性。Diessel 认为距离维度的远近指的区分是普遍的，但从宁波方言的材料看，指示范畴的产生一开始并不区分远近，而且至今也不典型。

其一，即使是外指(exophoric use)，说话人结合手指直指使用指示词，“该”都是可以指示远近所有的人或事物的。只有当“该个”“堂个”等并用时，才有区分远近的可能，而且指示词必须重读，形成对比焦点，比如：“该个人”只有当“该个”重读时才能和“堂个人”构成远近区别。事实上，非重读的中性指示词“该”接近于定指义，表达的是中性的指示，在指示范畴的语义框架内可以解释为以指示中心为参照的某处。

- (1) a. 该眼_{中性指示的一些, 非重读} 杨梅好_{可以} 吃当_{近指修饰词} 嘞。(中性指示的一些杨梅可以吃了。)
 b. * 该眼_{那些, 重读} 杨梅好_{可以} 吃当_{近指修饰词} 嘞。
 c. 堂眼_{这些} 桃子好_{可以} 吃当_{近指修饰词} 嘞,
 该眼_{那些} 杨梅好_{可以} 吃该_{远指修饰词} 嘞。(这些桃子可以吃了, 那些杨梅可以吃了。)

(1a)中的“该眼”不加重读，表示中性指示，所以可以跟表示近指的修饰词“当”合用；但是如果“该眼”重读，如(1b)所示，就取得远指义，不能与表示近指的“当”合用，因而必须如(1c)所示，远近指匹配。

其二，吴语指示词一般没有典型的副词性的用法，但可以放在动词后面充当修饰词，这时，指示修饰词也常常区分远近。宁波方言也是如此。但是，与指示代词用法类似，宁波方言的指示修饰词也需要通过语用焦点来实现远近区分，如(2b)。需要注意的是，与指示代词时浊声母的“堂”不同，表近指的修饰词变读为清声母的“当”[t⁵44]。否则，动词后面的指示修饰词“该”也是不分远近，比如可以说(2a)此类远近指示相矛盾的句子。

- (2) a. 张三堂眼_{这儿} 来在 该_{中性指示修饰词} (张三在这儿。)
 b. 张三堂眼_{这儿} 来在 当_{近指修饰词}，李四该眼_{那儿} 来在 该_{远指修饰词} (张三在这儿，李四在那儿。)

正因为宁波方言两个指示词的来源不同，因此，他们的句法也是不一样的。

中性指示词可以单用为代词[kit⁵]“该^①”(3a)，也可以与量词合用(3b)或修饰名词性成分(3c)；近指指示词不能单用为代词(3d)，不能直接做限定词修饰名词性成分(3e)，只能与量词合用(3f)，如[d⁵13 go²]“堂个”；二者均可以附着在动词短语(VP)中，实现指示功能(3g-h)。

- (3) a. 该是李四。
 b. 该朵是玫瑰。
 c. 该玫瑰交关_很好看。
 d. * 堂是张三。
 e. * 堂玫瑰交关_很好看。
 f. 堂朵玫瑰交关_很好看。
 g. 张三来(屋里_{家里})当_{近指}/该_{中性指示}吃饭。

① “该”有些人自由变读为[tit⁵]。



h. 张三回屋里当_{近指}/该_{中性指示} 嘞(张三回家了。)

前文已经提到,在(3g-h)的情况中,指示词修饰动词短语,这时,近指指示词变读为清声母的“当”。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指示词可以出现在动词短语 VP 前,即(3g)中的“吃饭”,也可以出现在 VP 后,即(3h)中的“回屋里”;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的是,指示词往往会附着在体标记“来在”上。(3g)中,如果说是“来屋里当/该吃饭”,那么,属于指示修饰词“当/该”出现在 VP“来屋里在家里”之后的情况,表示“正在家里吃饭”的意思;如果说是“来当/该吃饭”,那么,属于指示词“当/该”附着在进行体标记“来”之后的情况,表示“正在这儿/该处吃饭”的意思。

根据 Diessel(1999),指示词的语义还包括性质特征,即所指对象的性质,具体指本体、生命性、属人性、性、数、有界性六类。宁波方言指示词的性质特征主要是所指对象的本体性质,包括指名物、处所、时间、性状、程度、方式等。

3.1 指名物

汉语方言的名词往往需要量词修饰,因此,指名物的指示词也就往往与量词合用,如(4)所示。其中,前文已经指出,近指的“堂”必须与量词合用。另外,指示词与数量词“眼”合用,也就实现了“数”的功能,如(4c)。

- (4) a. 堂/该个人_棍厉害_个的。
b. 该思想_{好个}的。
c. 堂/该眼_差桔子_{发毛霉}嘞。

3.2 指处所

指处所可以区分远近:表示“这里”的意思可以用“堂眼”“堂底”“堂头”“堂堆”等,表示“该处”的意思可以用“该眼”“该底”“该头”“该堆”等。如(5)所示,表近指的与表中性指示的对举时,容易取得近指、远指义解读。需要注意的是,与指示词连用的成分是量词,而不是名词,因为“堂”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只能与量词合用。其中,“堂/该眼”在语音上与表数量的同音,但在语义上并不相关。

- (5) 堂眼/底/头/堆(地方)交关_差好,该眼/底/头/堆(地方)一眼_{一点儿}也弗_不好。

前文简略提过,“堂”也可以单用,但并不是单纯的近指指示词“这”,而是表处所的“堂眼”的缩略,是“这里”的意思。更为复杂的是,这个“堂”还可以用作表示处所的后置词(postposition)。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它并不表示近指的意思,而是不区分远近,比如,可以说“我堂我这儿/那儿”,也可以说“阿娘堂_{奶奶}这儿/那儿”“学校堂_{学校}这儿/那儿”“阿里(堂)哪里”。



3.3 指时间

在指时间的指示词系统中, 宁波方言区分“现在”与“某个时间点/段”; 而且后者包含前者, 也就是说, “该时间点/段”包括“现在”, 这也符合我们对于“该”是中性指示的分析。一个值得注意的构词现象是, “现在”是“该时间点/段”词汇化的结果。

(6) 该晌[kiŋ⁵ zɔ¹³]‘所指的时刻’ > [kɔ⁴⁴ zɔ¹³]‘现在’

如(6)所示, 指示限定词“该”与表时点、时段的名词“晌”一起构成名词性短语(NP)可以对某一时刻进行指称, 该短语进一步词汇化为名词(N)[kɔ⁴⁴ zɔ¹³]“现在”。而且, 词汇化了的“该晌”首字读音有多种形式, 其韵母可以是被后字同化的鼻尾韵[kɔ⁴⁴], 也可以鼻尾失落[ko⁴⁴]或进一步促化[koŋ⁵]。

指示限定词“该”可以修饰任何表示时间的名词, 比如“辰光”“日”“月”“年”等, 也可以与相关的量词一起修饰表时间名词, 比如“个”“阵”“段”等。

除了区分“现在”(中性指示词的词汇化)与“某时刻”(中性指示词), 宁波方言的时间指示还可以有近指范畴, 用近指指示词“堂”表示距离参照点较近的时刻或时段。

(7) a. 堂段辰光

b. *堂日/月/年/辰光

c. 堂两日/月/年

d. 堂日/月/年把

如前所述, 近指指示词“堂”不能直接修饰名词, 必须与量词合用, 因此, (7a)合法, (7b)不合法; 有趣的是, (7c-d)均可以说, 因为这里的“年、月、日”是量词, 而不是名词。

3.4 指性状、程度、方式

对性状、程度、方式的指示, 在宁波方言中以现场涉及为参照, 表示“如此这般”的意思, 没有远近或其他维度的区分, 所使用的指示词属于[k-]类, 不使用[d-]类指示词。语音形式上, 常见的是舒化的[ka⁴⁴], 常写作“介”, 或促化的[kəŋ⁵], 写作“葛”。

照理, 性状指示词“介/葛”应该是副词性的, 修饰谓词, 不修饰名词, 但从(8)中的例子看, 宁波方言的性状指示词似乎既可以直接修饰形容词(8a)、动词词组(8b), 也可以直接修饰名词(8c)。

(8) a. 介好看(如此漂亮)

b. 介用力气(如此用力)

c. 介学校, 张三是看弗上眼个(如此(差的)学校, 张三是看不上眼的。)

d. 介东西(如此(差的)东西)/介眼东西(如此(少)量的东西)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直接修饰名词时,只能是贬义的,因此,来源上应该是“介推板如此差劲”的缩略。因此,性状指示词还是副词性的,“介东西”是表示“如此差的东西”的意思。复杂的是,性状指示词修饰名词性成分的这一句法特征似乎还具有能产性,可以与数量词“眼”一起修饰名词,表示“如此少量”的意思,如(8d)。但是,“介眼东西”与指名物的指示词所组成的短语“该眼东西”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后者是“如此数量的东西”的意思。因此,“介眼东西”中的“介”与“介东西”中的“介”一样,还是副词性的。

单音节性状指示词以读舒声的“介”为多,读促声的“葛”为少;而在双音节的“葛貌”中,以读促声为多,读舒声的“介貌”为少。“貌”是“样貌、方式”的意思,但不能单用为名词,只能作为语素出现在“葛貌如此样貌、方式”“咋貌怎样”等少数功能词中。

双音节性状指示词“葛貌”的句法功能更复杂,可以代替(8)中的所有例子中的“介”,也就是兼具副词性与形容词性(adnominal)。而且,“葛貌”修饰名词时,没有贬义的意味;比如,可以说“葛貌学校,张三打灯笼也寻弗着个如此学校,张三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另外,“葛貌”可以单用,比如(9)。

- (9) a. 张三就要葛貌。(张三就要如此样、方式。)
b. (张三)葛貌要出事体个。((张三)如此样、方式会出事情的。)
c. 葛咋弄弄?(那么,怎么办?)

“葛貌”单用时,有时可以缩略为“葛”:一般来说,体词性强的“葛貌”不能缩略,如(9a);体词性弱的“葛貌”是可以缩略为“葛”的,如(9b);而如(9c),“葛”虽然还是指示词,表示“如此这般”的意思,但事实上已经非常接近连词“那么”了。

“葛貌”“葛”还可以用作后置指示词,也是对性状、程度、方式的指示,表示“如此这般”的意思。主要有这么几类情况:在处所后表示取道该处,如(10a-b);在名词短语后表示具有该名词短语性状,如(10c-d);在动词短语或短句后,表示该短语、短句所描述的性状、程度、方式等,如(10f-g)。

- (10) a. 学校(里)葛(去)(从学校那儿(走))
b. 长安街葛(来)(从长安街那儿(回来))
c. (大学)老师葛(一个人)(像是(大学)老师模样(的一个人))
d. (电影里放出来个)神经病葛(人)(像是(电影里演的)神经病模样(的人))
e. 交关危险葛(样子)(非常危险的(样子))
f. 刚刚生好一场大毛病葛(刚刚生了一场大病的样子)/生毛病葛(像是生病的样子)
g. 老酒吃(勒闷饱)醉葛(像是喝醉酒了的样子)

(10)的例子中,“葛”都可以换成“葛貌”,而且,也可以说“葛貌葛”。刘丹青(2003:196-7)研究吴语介词类型时,曾与我讨论宁波方言中用在处所名



词后的“葛”(文中写作“垝”),认为来自“垝堆”,即“某处所附近”,现在看来有误。“垝堆”属于本文前述“指处所”的“该堆”,变音为“葛堆”,而非指方式的“葛”。刘丹青(2003)认为“垝”[ka⁵]“可能同宁波话等吴语广泛存在的指示方式程度的语素‘介’[ka/ga]同源”,在本文得到证实。

4. 结语

吴语的指示词系统既有非常复杂的,如刘丹青、刘海燕(2005)描写的崇明方言、陈玉洁(2011)描写的远近指与中性指示现象的交织,也有简单的,如刘丹青(1999)在描写吴江方言的代词系统的内部差异时谈到盛泽、震泽等地指示词一分,即不区分远近指。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吴语指示词的来源不一,且不同语义、句法范畴发展不一。比如我们这里讨论的宁波方言就没有其他吴语中常见的远指指示词“许”,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宁波方言没有典型的远指,只有中性指示的原因。因此,深入考察各地方言的指示词系统,细致描写其词根、构词、句法、语义、语用的方方面面,方能窥见吴语指示词系统之全貌。

References [引用文献]

- Cao, Zhiyun (曹志耘). 2001. Diminutives in southern Wu dialects. *Linguistics Study* 3: 33-44. [2001, 南部吴语的小称。《语言研究》第3期, 33-44页。]
- Chen, Yujie (陈玉洁). 2007. A typological study on demonstratives. Ph.D. dis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2007, 指示词的类型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 2011. Neutral vs. medial demonstratives. *Dialect* 2: 172-81. [2011, 中性指示词与中指指示词。《方言》第2期, 172-81页。]
- Chu, Zexiang (储泽祥) and Yunhua Deng (邓云华).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s.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4: 299-306. [2003, 指示代词类型和共性。《当代语言学》第4期, 299-306页。]
- Diessel, Holger. 1999. *Demonstratives: Form, Func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 2006. Demonstratives, joint atten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grammar. *Cognitive Linguistics* 17, 463-489.
- Fang, Songxi (方松熹). 1993. Er coda in Zhejiang Wu dialect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134-40. [1993, 浙江吴方言的儿尾。《中国语文》第2期, 134-40页。]
- Li, Rulong (李如龙) and Shuangqing Zhang (张双庆), eds. 1999. *Pronouns*.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9, 《代词》。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Liu, Danqing (刘丹青). 1999. Pronouns in Wujiang dialect. In Rulong Li and Shuangqing Zhang, eds., Pp.102-25. [1999, 吴江方言的代词系统及内部差异。载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02-25页。]
- . 2003. *Word Order Typology and the Adposition Theo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
- Liu, Danqing and Haiyan Liu (刘海燕). 2005. Demonstratives in the Chongming dialect: A complicated system and the language universals behind. *Dialect* 2: 97-108. [2005, 崇明方言的指示词——繁复的系统及其背后的语言共性。《方言》第2期, 97-108页。]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90. A three-way or two-way classification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s.



-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401-5. [1990, 《指示代词的三分法和二分法》。《中国语文》第6期, 401-5页。]
- Pan, Wuyun (潘悟云) and Huan Tao (陶寰). 1999. Demonstratives in Wu dialects. In Rulong Li and Shuangqing Zhang, eds., Pp.25-67. [1999, 吴语的指代词, 载李如龙、张双庆主编。25-67页。]
- Ruan, Guijun (阮桂君). 2009. *Studies on Ningbo Grammar*. Wuhan: Centr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宁波方言语法研究》。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Sheng, Yimin (盛益民). 2011. Studies on the demonstratives in the Shaoxing (Keqiao) dialect. M.A. thesis, Nankai University. [2011, 绍兴柯桥话指示词研究, 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 2015. The location morpheme-demonstrative cycle in Wu dialects: On the lexical renewal of the demonstratives from the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1:121-48. [2015, 汉语吴方言的处所成分-指示词演化圈。《国际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 121-48页。]
- Tang, Zhenzhu (汤珍珠), Zhongmin Chen (陈忠敏) and Xinxian Wu (吴新贤). 1998. *A Dictionary of the Ningbo Dialect*.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al Press. [1998, 《宁波方言词典》。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胡方, 男,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语音学、音系学、汉语方言学。代表作: 《宁波话元音的语音学研究》。电子邮件: hufang@cass.org.cn
HU Fang, Male, Ph.D., is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Chinese dialectology. His major publication is: *A Phonetic Study on the Vowels in Ningbo Chinese*. E-mail: hufang@cass.org.cn

作者单位及通信地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100732

Affiliation and Contact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5 Jianguomennei Dajie,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732